

新農村旅行記

朱景編寫



長 南 大 寶 社 稿

蘇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書號：(錫)0028

新農村旅行記

作者 朱 景

出版者 蘇南人民出版社

無錫市古河十號

發行者 長華書局蘇南分店
無錫公園路卅一號

印刷者 蘇南新華印刷廠
無錫南門外南禪寺

1—3000(錫1) 1951年4月

寫在前面

去年四月到十月間，我作了一次長途旅行，從蘇南出發，經過蘇北、河南、平原、山東、河北直到東北的黑龍江省為止。現在我把旅行中所見到的一些新的景象，整理出來，向諸位讀者報告。因為我所到的地區絕大部份是土改後的農村，這裏所寫的又都是農村裏的事情，所以就叫它「新農村旅行記」。

這一次的旅行，對我的幫助很大，使我學習了不少新的東西。從這些新的東西中，我看到了新中國農村發展的方向，和新中國農業的遠景。當我回到蘇南的時候，蘇南的土地改革工作正在好多地區進行典型試驗，接着，蘇南六百多萬農民，投入了偉大的土改運動，現在，蘇南土改已接近完成。根據我這一次旅行的體驗，我相信：土改後的蘇南農村，再過數年，必然會出現嶄新的面貌！

作者 一九五一年二月

在蘇北：

觀音圩見到了太陽……

生產訂計劃，增產有希望……

新人村的新人……

「合作社」不再是「活作怪」……

六十萬民工等沂……

導河的女英雄……

在河南：

四月的河南好風光……

「土地證」穩了我的心……

地無一畝荒，人無一個閒……

手和腦子一齊用，會做會算不愁窮……

在平原：

由窮到富的東上莊……

從前啃菜糠，現在有餘糧……

在山東：

李莊戶生產自救渡春荒……

張窪村救了自耕救鄰村
西馬莊的變工組
一個正規化的婦女識字班

二九三一三三

在河北：

新婚姻法在劉家村
新的農村，新的故事
「紅榜」和「黑榜」

在去北京的火車上

北京郊區槐房村

在東北：

在一家大餅店裏

一條大紅被面

保安屯的韓恩模範互助組

新的生活，新的要求

鶴冠村的合作社

新的城鄉關係

參觀一個公營農場

二龍山使用新式農具

四年來東北的農業

四七四九五一五五五五五

三五三七四〇四五四五

在蘇北

觀音圩見到了太陽

在揚州西南二十多里路的地方，有一個住着四十多家全是佃戶的村子，名字叫觀音圩。這個村子是一九四九年三月才解放的。解放前，這四十多戶人家受盡地主的壓迫和剝削，過着很貧窮的生活；解放後，他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已抬起了頭，要求土地改革，要求過好日子。

圩的四邊長滿了綠油油的新草，一羣衣服穿得很破爛的小孩子，揹着籃筐，在田野裏挑野菜，當他們突然見到我這一個生客，就都跑過來了，我順手拉住一個孩子的手，叫他把我帶到村長家去。

在村長家吃了晚飯，村長就對我談起村裏的情形來了。他說：這個村子一共有二百多人，三百多畝田，但是他們自己並沒有一寸地，也沒有一片瓦。從他們稍知人事的時候起，他們就只知道每逢莊稼一熟，地主就乘了船帶了狗腿子到莊上來討租，甚至連那長不出糧食的荒溝，也不讓你少一顆租米。說到這裏，村長

就叫他的小孩子唱了個民謡：

「地主上莊，佃戶直忙，拿棒打狗，迎到門上。敬烟倒茶、煎蛋奉上、預備中飯、魚肉幾樣。吃過中飯，佃戶心懶，老闊問口，要還租糧，十畝十石，一粒不讓……。」

正唱到這裏，突然刮來一陣狂風，地上的灰沙被吹得滿屋三間。屋頂上被掀開了一塊茅蓬，月亮光就從這個缺口射進來。這時坐在我們旁邊一直沒有開口的村長的娘也說話了，他指指屋頂上的缺口和滿屋子的灰沙說：「這個就叫『月點燈』，『風掃地』，連月亮和風，也知道我們買不起燈油用不起掃把。」村長接着對我說：「你別看這二間屁股也轉不轉的破草房，在往年間每逢過年過節，不給地主送對公雞、送籃鷄蛋去，你還住不成哩！」村長的娘接着又說：「謝天謝地，幸虧來了共產黨，我們才算瞟見太陽，現在我們有了農會，那班黑心地主再也不敢帶狗腿子上門逼租了。」

第二天晚上，村長家門口圍着許多人在吐苦水。一個農民穿了一件還是五年前他父親死後留下來的破襖，氣着問大家：「我不懂，為什麼我們父子倆種了四十年田，連過年都沒頓白米飯吃吃。」一個三十多歲的婦女指着她十五歲的孩子說：「我到他家十六年，一年忙到頭，二年忙到梢，沒添過一件衣裳，沒喝過鷄

湯，但是光景還是二年比一年壞。」另一個青年農民傷心地說：「前年我家租子繳不清，地主叫狗腿子把父親帶到他家，綑上牛眼包，趕着父親像驃子樣的推磨，父親回來一氣，沒有幾天就病死了。」張老伯今晚第一次對人說出了他的傷心話，十年前圩裏就只他有四畝自由，誰知那個沒良心的地主，見他女兒長得漂亮，就說東家看得起他，要把他女兒帶回去做媳婦兒，從此他女兒給人家做了丫頭不說，這四畝田也就做了「陪嫁」。

人漸漸多，苦水慢慢吐。年老的背上浸了露水，他還要聽下去；娘兒們懷裏孩子嚷着要睡覺，還是只顧說她的。多少年來沒處伸訴的苦處，一下子那裏說得完了；多少年來想報仇的日子，一下子又那裏談得盡。

第二天離開觀音圩時，老百姓都跑來送我，要分手時，村長兩隻眼睛望住我說：「請你給我們寫一封信給毛主席，說我們觀音圩的老百姓，天天記掛着毛主席，天天想着要把土地接回家。」

生產訂計劃，增產有希望

如東縣是蘇北老區之一，其中大部份地區自一九四六年實行土改後，農民生

產情緒一天比一天高，生活也一天比一天好了；中間雖然還遭受過蔣匪的侵犯和破壞，還鄉團仗着反動派復田倒租，使農民的生活一度又陷入很困難的地步，但是，經一九四八年土改複查以後，由於農民節衣縮食，積極生產，他們又很快從「半年耕菜半年糧」的困苦情況下，轉入到有了餘糧的光景。就以王村長來說吧！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每畝田產糧已從一百二十斤增加到一百七十六斤，耕牛已從四十四頭增加到七十五頭，豬從一百十八隻增加到二百七十五隻，船從十一條增加到十八條。此外，像小車子和鋤頭、鐵鉗等，都有了很大的增加。

晚上跟老百姓漫談生產，一個農民搶先就說：「我種十二畝田，去年罱四百担河泥，今年罱了九百担。」另一個農民接上去說：「你只管自己生產，有什麼希奇，我還幫助兩家軍屬娶肥哩！」第一個說話的農民聽了氣不過說：「你幫助軍屬生產希奇，我改造懶漢就不希奇嗎？」兩個人正在爭誰生產好，坐在我後面的一個農會委員忙說：「他也好，你也好，我們全村都好，要不是大家積極生產，我村裏一九四五年全年才用一萬五千擔肥，今年光麥熟就用了四萬三千多擔這個數目那裏會來呢？」大家聽得都笑起來了。坐在我旁邊的婦女委員告訴我，她們一家今年的生產計劃：「我們全家今年都不準備添衣裳，把多下的糧食，買兩頭猪，積下豬糞壅田，今年秋天增產有把握了。」

新人村的新入

五月初我在蘇北臺北墾區時，特地去參觀了一下「新人村」。

「新人村」在台北縣新豐鎮東北二十五里的四岔河，從此地東到海邊，只有四十幾里路。本來這個地方，是一片荒野，沒有人烟。今年從三月份以來，上海市人民政府曾送了幾批無業遊民，難婦難童，還有一批犯人到這裏來開荒植棉，才在這塊無人煙的荒野上，建設起「新人村」。現在，站在十里以外，就可以看到這個新的村莊了。

「新人村」共建設十個小村子，每個村子都有一個村政府，一個學校。此外，還準備設立醫院、合作社、娛樂會場以及小型工廠等。我去的時候，已建築了一百多間房子，還正在積極的搬運木料，搶蓋房屋，人人忙個不停。河裏的船隻來往如穿梭。

因為他們能積極的開荒，據說現在已經有幾千畝荒地，變成了良田，有一部份已種下了棉籽。

隊員們的情緒很高，個個都滿臉笑容。他們這批人，過去有的是光吃不做事

的，有的是流浪街頭的，有的是做小偷的，大家都沒有正當職業，勞動、生產他們是根本不懂。可是現在不同了，他們在勞動中却改造得很快，對勞動生產的積極性都很高。他們還發動勞動競賽，提出「爭英雄，爭模範」的口號。

領我參觀的一個年紀不大的男人，拉我到屋子裏看看他們剛從管理局領回來的水桶。

他原是蘇北的農民，自己的一點土地被地主剝削光了，才流浪到上海。當我和他談起過去的情形時，他很感動的對我說：

「共產黨是我的再生父母，新人村就是我的家！」

他們現在再不愁眉苦臉了，走到那裏都可以聽到他們唱歌，他們還編的有快板，我記得下面幾句：

「勞動為自己，大家比一比，加緊齊努力，一定幹到底！」

參觀當中，我又問了他們的建設經費問題，他們說：目前一切費用都是政府供給的，將來等到生產立業後，就靠他們的勞動來供給了。

在這裏，我問另一個男人，「你們對生產立業有信心嗎？」他說：「怎麼沒信心，我還準備把老婆接來，一齊參加生產哩。」

「荒野上，建設起新村，一羣所謂『廢料』，現在全部變成了新人！」這是

我參觀「新人村」唯一的印象。

當天下午，我就離開「新人村」，在快到新豐鎮的時候，天黑下來了，回頭一看，「新人村」燈火點點。

「合作社」不再是「活死體」

在鹽城分區的時候，曾訪問了濱海縣的「阜衆合作社」。這是個翻身農民自己的合作社。辦理的成績很好，大家都認為是鹽城分區合作社中比較出色當中的一个。

濱海縣也是蘇北的一個老解放區，已經土改過，農民的生活已逐步得到改善，生產情緒普遍地提高了。因此要求參加合作社的農民，一天多似一天。據一個負責人說：現在社員人數已達到四千二百二十八人，今年春荒最嚴重的時候，也沒有一個人要求退股。

農民們為什麼這樣愛護自己的合作社呢？我曾拿這個問題，問過他們的負責人，他就簡單地把合作社的情況介紹了一下。

合作社所以有這麼許多社員，主要原因是合作社能適合農民的需要，真正做

到為羣衆服務，幹部也能關心和體貼羣衆。比如春荒時，幹部分頭調查，及時幫助斷炊戶解決困難；春耕時，供給農具，貸放種籽，還組織社員互助開荒。此外，就是經常供應社員的生活必需品，什麼火柴、肥料、毛巾等等，價錢一般都比市場上低一些，這樣就減除了商人的中間剝削，社員得利不少。

我又訪問了豐餘鄉的社員小組。這個小組在春耕時買到好多農具，價格比市面上要低十分之一。小組長說：「合作社處處為我們着想，幫助我們解決了農具的困難，我們保證完成增加生產的任務。」

我還訪問了幾個社員，有個剛入股的社員告訴我說：過去他不相信合作社，村上人叫合作社是「活作怪」。為什麼叫「活作怪」？原來合作社曾經有個時期辦的不好，對羣衆沒有好處，所以羣衆紛紛反映，就把合作社稱做「活作怪」。

「活作怪」三個字曾經很流行。可是現在已聽不到這樣的稱呼了。羣衆紛紛地說：「參加合作社對我們有很多方便。」

六十萬民工導沂

蘇北平原，是魯南（山東南部）、皖北（安徽北部）、豫東（河南東部）所有河流匯集入海的地方，單就淮陰分區來說，就有九蕩十六湖和一百零七條河，但是自黃河奪淮以後，河流慢慢淤塞，其中最著名的沂、沐等水，又都發源於沂蒙山區，源高流急，水勢很險，因此四五年來，幾乎是連年水災，去年一場大水，百里內一片汪洋，田舍盡淹，造成了四十年來最大的一次水患。這次導沂，就是要切斷嶂嶺，修兩道四百里長三十尺高的河堤，把上流的許多河水經新沂河入海。

勇敢與頑強的蘇北農民，在八年抗日戰爭與三年解放戰爭中，儘管是歷年遭到水災，他們不但動員了十數萬青年參加了解放軍，組織了數百萬民工，直接為戰爭服務，同時他們還參加了歷史上空前的淮海戰役，支援了百萬大軍橫渡長江。今天他們在人民政府「扒河不受淹，扒河渡災荒，扒河為自己」的口號下，又動員了六十萬民工來導沂河。

參加這次導沂的除六十萬民工外，政府特撥出了一億八千萬斤糧食，並抽出

了五千幹部和三百技術人員來領導和幫助。

要切斷八里長的馬嶺山，鑿開三百萬方土，這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但是走上馬嶺山的民工，却一個個都充滿了信心。在硬得洋鎬打上去也要發跳的沙礫上，他們許多人把手磨起了泡，還是不顧痛的打和刨，並且提出了「一層沙殼一層糧」的口號，互相挑戰，看誰爭取到切嶺模範。

切嶺工程第一階段完畢了，經過了一次評模運動，導沂司令部宣佈了潘玉藩小組功勞最大，獎給一頭大黑牛。這個組的十二個人，都是從來也不會養得起牛的，突然聽到上面要獎一頭大黑牛給他們，都笑得裂開嘴巴。一個大清早，李縣長帶領了十二個人和這頭大黑牛，滿山跑了一轉，喧天的鑼鼓，把全山二萬五千民工的心都哄動起來了，這天晚上，卅二個小組，一齊向潘玉藩小組發出了挑戰書，他們一致提出：看誰下次能與大黑牛一齊遊山。

導沂的女英雄

在參加這次導沂的六十萬民工中，有二萬多是婦女，她們有的是遠從百里外趕到沂河上來的，這些婦女不但和男人一樣工作，有的還超過了男人。

孫大嫂夫妻兩口子一齊到沂河的第三天晚上，她的丈夫已累得不堪了，她一面很體貼地給他燒水，一面却對他說：「你們總說女人落後沒用處，看我白天一樣跟你們挑土，晚上還要爲大家磨一斗糧食。」

女共產黨員尤慶蘭，在幫助鄉長把二百多民工帶到河上後，除一個人燒三個人的飯和每天推七十筐土外，還領導了十二個婦女挖了一千多斤菜。女青年團員段萃，也表現出超人的勞動，她除掉燒十六個人的飯和每天推八十筐土外，還向十字區的婦女模範寫了挑戰書：一、保證一組民工出門無破鞋；二、保證飯燒得不乾不爛，按時送到河上；三、保證培養和發展兩個青年團員。

在導沂中，我看到了翻身婦女的勇敢，我看到了勞動婦女的本色，我看到了新中國的女英雄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